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韩愈

哇春芳 尹明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中华历史名人

韩 愈

哇春芳 尹 明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刘文武

责任编辑：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保定市西城胶印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79.625

字 数：38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7—X/K · 39

定 价：（全套 50 本）总定价 225.00 元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副主编：蒋卫杰

编 委：马丹梅 葛 兰

丁 兰 刘 力

邓先明 于秀杰

邵 战 齐小平

目 录

第一章	烽烟再起河阳乱	叔嫂相依生计难		(1)
第二章	苦读书榜上无名	无所依寄人篱下		(8)
第三章	得名女喜结连理	三应试金榜高中		(16)
第四章	谏阳城作《争臣论》	黜无因求仕难成		(22)
第五章	受命危难入汴州	旧友重逢话沧桑		(29)
第六章	异地客乡喜相聚	直言进谏遭免职		(38)
第七章	云开日出才华现	偷得浮生华山游		(48)
第八章	官拜御史权责重	触怒权臣贬阳山		(59)
第九章	永贞革新赦无路	洞庭相会话前嫌		(67)
第十章	归长安以诗会友	避讪言请调东都		(76)
第十一章	得罪宦官留无意	诗剑词锋反佛老		(82)
第十二章	直笔修史言无忌	千古公案论优劣		(90)
第十三章	战耶和耶论辩多	平叛定乱凯旋归		(96)
第十四章	谏佛骨触怒龙颜	立潮州政绩卓然		(104)
第十五章	释奴婢袁州留名	归长安庐山访友		(112)
第十六章	恤百姓为民请命	改规章正馆学风		(117)
第十七章	衔命山东抗乱师	杨柳一枝出墙来		(123)
第十八章	小人弄计二虎争	魂归故里显名传		(130)

第一章 烽烟再起河阳乱 叔嫂相依生计难

话说这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唐的江山已经坐了几百年，几代君主英明贤德，天下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可谓是太平盛世。然而这和平的景象一旦达到巅峰，往后再走可就是下坡路了。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阳节度使安禄山率先起兵叛乱，转战几个州县，企图与大唐帝国分庭抗礼，把个皇帝佬儿吓得弃都而走，还留下了马嵬坡挥泪斩爱妃的故事。但毕竟唐王朝的气数未尽，不久，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兵平熄了叛乱，保住了李氏天下。然而这次战乱却成了刺入大唐帝国的一把锋利的匕首。自此以后，大唐由盛转衰，烽烟叠起。

德宗建中二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成德节度使李惟岳联合叛乱，企图入寇中原。次年十一月，河北卢龙节度使朱滔也参加叛乱，十二月几支兵马拥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元帅。大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原百姓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战乱，许多人举家迁徙，挥泪洒别了自己生活几十年的故土。

这日，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路

上空寂无人。路两旁的田野是棕色的被冻得干裂的泥土，偶尔有几棵白杨树，早已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被西北风刮得“哗哗”作响，却仍坚定不移地指向天空。

天很蓝，云也很高。

远远地，路的尽头升起股黄烟。渐渐地，伴随着阵阵清脆的“哒哒”声，一辆马车像一团飓风飞奔而来。马车陈旧而斑驳，印满了岁月的痕迹。两匹栗色小马很响地喘着粗气，似乎已走了很长的路程。

“愈儿，饿了吧。”车内一个中年女子开口道。她一身蓝色布衫，头上系一块蓝色碎花头巾，一双明眸，流露出许多的善良与慈爱。细碎的皱纹已经爬上了眼角，脸上写满了旅途的劳顿与疲惫。

看见这普普通通的中年女子，看着她有些散乱的头发、不甚整洁的粗布衣裳，看着她那慈祥的笑容也掩饰不住的悲凉，谁又能想到她竟是唐代赫赫有名的五大家族之一、荥阳郑氏家的女儿、四夔之一韩会的妻子。

“嫂嫂，我不饿。让十二郎吃点吧。”答话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一对剑眉，飞入鬓角，朗朗星目，炯炯有神。在他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长途旅行的劳累，而是洋溢着少年人的蓬勃朝气与活力。

“娘，我也不饿。还是你吃吧。”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孩子搭话道。毕竟年纪小，他有些疲倦地靠在少年身上。“娘，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宣城呀？”

“明天这会儿就到了。愈儿，你和成儿都吃点儿东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饭怎么行？”说着，郑氏从身旁的篮子里拿出两块干粮，递给两个孩子。

“嫂嫂，你先吃。”愈儿把自己的干粮递到郑氏嘴边，郑氏抿嘴咬了一点儿。

“娘，吃我的。”十二郎也高高举起自己的一份。

“你们自己吃吧，篮子里还有呢。”

两个孩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吃得那个香甜劲儿，郑氏宽慰地笑了。

“愈儿，咱们这是第几次搬家了？”郑氏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

“第四次了吧。”愈儿边吃边说着。

“第四次。”郑氏低声重复着。她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两个孩子，往事像一幅长长的画卷，在眼前铺展开去。

那是代宗大历五年吧。韩会的父亲韩仲卿死在秘书郎的任上。刚出生两个月就丧母的韩愈当时只有3岁，是被长兄韩会抱进家门的。他那么小，那么弱，不说也不动，只是睁大了一双晶亮晶亮的眼睛，惊恐地到处张望。郑氏的心被刺痛了，她一把抱过韩愈，一声长悲：“我的苦命的孩儿呀。”

就这样，郑氏承担起了抚养韩愈的责任。念寒而衣，念饥而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小叔子。

几年后，韩会因御史大夫李栖筠的推荐而入朝任职，做上了起居舍人。一家人从上元搬到长安居住。小韩愈也已经长大了，到了读书的年龄。他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而且读书刻苦，每天不用人督促坚持诵记数千言。让韩会夫妇又欣慰又高兴。

这段日子，一家人过得平静而又安乐。韩会的二弟韩介英年早逝，留下遗孤老成，过继给韩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分子。小成儿的加入，又给这个家庭平添了许多乐趣。

然而，灾祸却像一朵看不见的黑云，悄悄地逼近了这个快乐温馨的家。

大历十二年四月的一天，韩会怏怏不乐地回到家里，意外地不像往常一样去书馆里与正在读书的韩愈说上几句，也没有饶有趣味地逗弄小成儿。他径直走到自己的书房，掩上了房门。

看出自己丈夫心事重重，郑氏悄悄地尾随而至。

“韩郎，出什么事了？”她开口问道。

“不知什么人向皇上奏了我一本，说我党树元载。皇上不查，就下诏将我贬职。”韩会长叹了口气。

“元载何人？”

“肃宗宝应年间拜相的，当今圣上即位后，他善于逢迎，又因诛除鱼朝恩有功而骄横跋扈，他贪赃枉法，奢侈无度，在长安城内外都有大宅、别墅，宫室之内华冠绝富；又排斥忠良之士，纵容妻子招权纳贿，圣上实在无法含忍，藉图谋不轨之罪名将其赐死。我与他相交甚浅，却不知因得罪何人，被人诬告。”

郑氏无语，官场风云，人心难测。有时一句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更何况这韩会，一介文人，好论治国济民方略，不知什么时候就得罪他人，遭人忌恨。

.....

没两年，韩会再次被贬，全家人不得不迁至韶州。韶州地处边远，人烟稀少，气候湿而蚊虫多。贬至韶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重的处罚了。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韩会被贬韶州，一路旅途劳顿，跋山涉水。再加上气候

的不适应，刚到韶州，韩会就病倒了。家里再也没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郑氏每日端茶送药，操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两个孩子也格外沉默，显出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稳重。

郑氏忙于照顾生病的韩会，年仅10岁的韩愈则看护起幼小的侄儿。对于这个比自己小6岁的侄儿，韩愈格外地喜爱。叔侄俩情同兄弟，两小无猜。

然而，韩会的身体并没有因为郑氏的悉心照料而有所好转，相反，病情却愈发地严重起来。有时咳得猛了，全身剧烈地抖动，似乎五脏六腑都要被咳出来了。

一日，他的精神似乎好转起来了，一直苍白的脸色好像也红润了些。

“愈儿，今日可曾读书？”他问前来送药的韩愈。

“不曾读。”韩愈老实地答道。

“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不念口生。读书，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韩会长喘了口气，继续道：“时俗好尚骈文，以词藻华丽为荣，不求载道，拘于格式，我颇不以为然。你要多读孔孟诗书，习从古文才是。”

.....

第二天，日上三竿，韩会仍沉睡不醒。郑氏煎好了药，端到上房。

“韩郎，该吃药了。”她轻轻唤道。

没有回答。

“韩郎，”郑氏走到床前，再次轻唤，并伸手轻轻推了推了韩会。

韩会依然不醒。

“韩郎，”郑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把手迟迟疑疑地探到

韩会鼻前，没有喘息。郑氏的手发抖了，她不信任地把手贴近，屏住呼吸等待着，时间似乎格外地凝重漫长，韩会仍然没有鼻息。

“韩郎——”郑氏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长喊，哭得晕厥过去。

.....

记忆的画面至此停顿，望着车外越来越深的暮色，郑氏已是泪流满面。她不敢再回忆那昨日的伤悲与痛楚，也不愿再次想起孤儿寡母从韶州北归河阳一路上的艰难险阻。韩会的早逝，使她一个妇道人家不得不抛头露面，支持起这个家。几天的工夫，她竟似苍老了十几岁，原本乌黑的秀发中也掺上了缕缕银丝。

回到河阳不满一年，一家老小刚刚安顿下来，节度使们的联合叛乱，又使河阳——这个东都洛阳北面的军事要冲的百姓无法安身立命。好在韩家在 2000 里外的宣城有点儿祖产，要不然这孤儿寡母真不知去何处安身了。

夜色越来越沉了。天上的星星若隐若现地眨着眼，韩愈与老成已经甜甜地睡了，在他们略带稚气而纯真的脸上，看不出岁月的沧桑与艰难。过去的屡丧亲人的伤痛，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怎样的印记，谁也无从知晓。但孩子是多梦的，他们对未来总是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与憧憬，他们以后的路会怎么走，这也是无人能够预测的。

第二天下午，路的尽头出现了宣城的城门。小成儿与韩愈兴奋得有些坐不住了。

“娘，宣城啥样子呀？”小成儿不断地问这问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郑氏微笑着一一作答，她并不像孩子们总是把忧愁抛到脑后，对于以后在宣城的生活她亦不抱什么憧憬，韩家的祖产是微薄的，对于他们孤儿寡母维持生计会很难很难。但她不怕苦不怕累，只希望一家人能在这里平平静静地生活，把愈儿与成儿抚养成人，再也不要有什么变故迫她举家迁移，那时，她们可真是无处可去了。

进得城门，街市上现出了繁华的景象，小贩们不断地吆喝着，卖针头线脑的，卖布料鞋帽的，卖炸糕的，卖烧饼的，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人们在街市中闲逛、穿梭、有与小贩们讨价还价的，有举着炸糕边吃边看的，也有倒背着手无事闲逛的……让人在热闹之中体会到一种平和与安闲。

看着这景象，郑氏不由长舒了口气，心底对以后的生活倒也生出几分希望。

第二章 苦读书榜上无名 无所依寄人篱下

在宣城的生活，清贫但却平静。嫂子郑氏靠着祖产维持着一家人生计，为了补贴家用。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偶尔还会给大户人家做点儿针线活挣几个钱。

韩愈不需操心衣食，每天专心研究儒家经典，诵读诗文。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的提高，他越发感到时俗好尚骈文的可怜，逐步建立了发扬儒道、倡导古文的信念。

侄儿老成也渐渐长大，成了一个知书达礼的少年，一家人你敬我爱，日子虽苦，却也不乏乐趣。

转眼间，已到了德宗贞元二年，韩愈已经 19 岁了，到了该上京赶考的时候。

一日，韩愈正在书房里读书。嫂子郑氏轻轻推门进来，韩愈浑然不觉，依然专心致志地诵读。

“愈儿”郑氏轻步走到他身后，开口道。

“嫂嫂。”韩愈慌忙转身，搬过一把椅子，道：“嫂嫂坐。”

“愈儿，”郑氏坐了下来，“算算今年你已 19 了，你们韩家几代都是做官之人，诗书你已读了不少，该到上京赶考求取功名的时候了。你自幼丧父丧母，嫂嫂养你至今，也有不

少地方委屈了你，平日里管教甚严，都是为了你有朝一日能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嫂嫂言重了。”韩愈有些激动，“嫂嫂的养育之恩，韩愈无言以报，定当刻苦攻读，求得功名，以慰父兄在天之灵，报答嫂嫂的抚育之恩。这么多年，没有嫂嫂含辛茹苦的照顾，定无韩愈的长大成人。”韩愈动情地看着嫂嫂郑氏，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布满皱纹的额头，看着她因为做活而变得粗糙的双手，心里一阵酸楚。

“愈儿，照顾你是我的责任，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只是这些年家境贫寒，亏待了你。”郑氏的眼角湿润了。

“嫂嫂。”韩愈跪到郑氏面前，泪水潸然。

不几日，韩愈背起嫂嫂郑氏给打点好的行装，告别了抚育他多年的嫂子，也告别了情同兄弟的侄儿老成，取道河中，来到了长安城。

长安城的繁华热闹是宣城所不能比的，街道上车马鳞次不绝，道两旁的宅院排列齐整，显出了大都会的气势与景象。

韩愈边走边四处张望着，心里充满了好奇与新鲜。一转弯，他看到前面有一客栈，信步走了过去。

客栈颇具气势，正门匾额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状元楼。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着，在微风中摇头晃脑，耀武扬威。

“客官，打尖呢还是住店？”店小二颠颠地跑了出来，殷勤地问道。

“住店。”

“您里边请。”

看着客栈厅堂里整齐洁净的摆设，看着楼上装饰得颇为精细的屋子，韩愈的心里直犯嘀咕，他忍不住问道：

“店家，有没有便宜点儿的屋子？”

“便宜？咱们这儿招待的可都是有身份的人。每年进京赶考的秀才挤破脑袋都想住进咱这‘状元楼’，您老能住进这店，是您的福气。”店小二的语气不无嘲讽。

也罢，住就住吧。反正过些日子考完了就可以回去了，韩愈心里思忖着。

“店家，那就给我安排个住处吧。”

于是，韩愈就在这状元楼里暂时住了下来。

第二日，韩愈起了个大早，一路打听，找到了考试的地方。然而一问，他的心凉了半截，原来这唐朝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有条件限制，非在州县取得贡士身份的，不得应考。想想这一路劳顿，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却弄个无功而归，他实在不甘心。

想来想去，韩愈决定留在长安，继续刻苦读书，待来年取得贡士身份，再次应考。

打定主意，他回到状元楼。

“店家，给我结帐。”一进门，他冲店小二说道。

“给银一两，客官，您不参加应试了？”店小二疑惑地问道。

“请问店家，这附近可有便宜一些的地方？”韩愈答非所问。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店小二作恍然大悟状，一脸的势利。

“你……，”韩愈十分气愤，“你不要狗眼看人低。”说完，上楼取了自己的包裹，径自去了。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看着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

想起在宣城有嫂子支撑而衣食不愁的日子，他不禁心生感慨，随口吟道：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词。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期。”

（《出门诗》）

一路走着，他忽然想起嫂子曾说过叔父云卿曾拜监察御史，自己若在长安久留，住客栈终究不是个办法，不如投奔叔父。想到这里，他加快了脚步。

然而，当他费尽周折找到监察御史府时，那里早已改门换户，不再是叔父云卿的府邸了。看到他垂头丧气、满脸失望的样子，好心的看门人对他说：

“这位相公，当年韩御史的二公子韩弇家尚在京城，你不妨去找他。”

“多谢老人家指引。”韩愈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连声称谢。

循着看门人所指的路线，韩愈终于寻到了从父兄韩弇的家中。兄弟相见，自是份外高兴，大摆筵席，谈今叙旧，热闹一番。

从此，韩愈就在从父兄韩弇的家里住了下来，安心读书，只待应考。

时间像流水，于不经意中匆匆而过。倏忽间，已是贞元三年了。唐王朝的声势如将沉的夕阳，愈来愈下，吐蕃借机作乱，寇侵中原。一时间，边境的百姓四散奔命，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两军混战甚久相持不下，北平郡王马燧奏请圣上请求议

和。德宗准奏，于是两军停战，达成了议和的协议。然而，议和并不意味着结束，双方还需就边境线等问题订立盟约，因此德宗派遣百余名官员及随从前往吐蕃地订盟。韩弇也作为一名订盟人员随众同往。

订盟人员到达平凉不久，风云突变，吐蕃背信弃义，撕毁前约，乘唐王朝军队松懈之机，再次发起攻击，并杀戮、俘虏了订盟人员。在这突变之中，韩弇死于非命。

消息传到京城，朝野哗然，北平郡王马燧被罢除了兵权，仅剩一虚名。而订盟人员的家眷则哭声不绝，整个京城笼上了一层阴云，似乎随时都会滴雨。

悲愤之下，韩愈写了一首《烽火诗》。诗中这样说道：

“我歌宁自戚，乃独泪霑衣。”

韩弇的遗孀韦氏与女儿生活无着落，决定回家乡投奔韦父。帮着这孤儿寡母料理完韩弇的后事，韩愈把她们送上了东归的马车。

“嫂嫂，保重。”韩愈如梗在喉。

“愈弟，我们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你可去求见郡王，他与你兄长有交情，想来会收留你的。可怜你兄长，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韦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嫂嫂，人死不能复生，您要节哀顺变啊。”韩愈的眼睛湿润了。

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韩愈意识到自己又是孤伶伶的一个人了，无所依，无所靠，无所归。他的心里徒然生起一种寂寥，“唉……”他长叹了口气，似乎要叹出这些日子的所有变故与伤感。